

在你鲜花盛开的花园

泰戈尔和维多利亚·奥坎波

[英] 凯塔姬·库萨里·黛森 著
一熙 译

In Your Blossoming Flower Garden Rabindranath Tagore & Victoria Ocampo

见证泰戈尔在晚岁时光中
与人世、人生、人情的爱恋

In Your Blossoming Flower Garden

Rabindranath Tagore & Victoria Ocampo

在你鲜花盛开的花园

泰戈尔和维多利亚·奥坎波

[英] 凯塔姬·库萨里·黛森 著 |
一熙 译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你鲜花盛开的花园：泰戈尔和维多利亚·奥坎波/
(英) 凯塔姬·库萨里·黛森著；一熙译. —成都：四川
人民出版社，2019.7

ISBN 978-7-220-10805-1

I. ①在… II. ①凯… ②一… III. ①泰戈尔
(Tagore, Rabindranath 1861-1941) —生平事迹②维多利亚·
奥坎波—生平事迹 IV. ①K833.515.6②K837.83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06548 号

图进字 21-2017-660

ZAINI XIANHUA SHENGKAIDE HUAYUAN

在你鲜花盛开的花园

泰戈尔和维多利亚·奥坎波

[英] 凯塔姬·库萨里·黛森 著 一熙 译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内文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江 澄 谢 寒
张 妮
戴雨虹
舒晓利
李 剑

出版发行
网 址
E-mail
新浪微博
微信公众号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照 排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插 页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槐树街 2 号)
<http://www.scpph.com>
scrmcbs@sina.com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028) 86259624 86259453
(028) 86259624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145mm×210mm
17
32 页
350 千
2019 年 7 月第 1 版
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0-10805-1
58.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28) 86259453

献给我的父亲

阿巴尼莫汉·库萨里

(1910—1986)

序言

这是一本奇异的书，它书写的是两位被神灵爱上的人，而他们自己，就是这样居于人性的奥林匹斯圣山上的神。他们彼此之间心心相印，彼此相爱着。他们有着无限而丰盈的缱绻柔情。他们如同热带雨林一般，苍莽浓密、浩荡无际。

我们知道，诗人泰戈尔出自近代印度最尊贵的名门望族，拥有传奇而卓越的一生，他思想深邃、雍容而博大，除了是一位伟大的宗教诗人与神秘主义者外，他还是一位深沉而热烈的世俗人文主义者；前者显露的是他圣者的面容、觉悟者的道袍，后者所呈现的，则是他入世的情怀，对两情相悦的无尽歌唱。

即便如此，熟悉《吉檀迦利》的读者还是容易忽略了后者，尤其是忽略了暮色苍茫的泰戈尔曾经于晚岁时光中呈现出来的那一抹青春不朽的光。此书就是这样一份罕见的全景式纪录。

对于爱情，泰戈尔早年有过如此迷人的醉辞：“容我握起你那柔嫩如莲花蓓蕾一般的纤手，把花环轻轻地套在你的腕上；容我以无忧树花瓣上那红色的汁，染红你的脚趾，再用我的嘴唇，吻掉偶或滞留于你足底的那一星尘土。”

而如今，他迎面的女神维多利亚·奥坎波也非等闲之辈，她几乎是整个现代阿根廷文学教母级别的人物，是著名的《南方》文学杂志的创刊人，孕育了拉美世界无数的文化精英；据说，上帝赋予了她三重魔力：美貌、财富与智慧。在她最恰当的年龄，因为阅读《吉檀迦利》的法语本（纪德译）而情触肺腑、泪流满面，其人生从此焕然一新，恰如诗人的诗句所云：“那时，我还没有为你的到来做好准备，我的国王；你就像一个平凡的陌生人，不请自来，主动地进到了我的心房。从此，在我生命流逝的无数时光里，盖上了你永恒的印记。”

最终，奥坎波与伟大的诗人演绎了这么一段奇妙的、整整慰藉了他 17 年孤独岁月的柏拉图式的跨国爱情。就像泰戈尔在独幕剧《齐德拉》中所吟唱的那样：“我们的音乐出自同一根芦苇，用你我的双唇轮流吹奏——至于王冠，只需一个花冠戴在你的额头，然后扎在我的发端。撕开胸口的面纱，让我在地上铺好床；一个吻，一次安眠，就能填满我们狭小而无垠的世界。”

两人的国域虽是相距遥远，一个在亚洲，一个在南美，一辈子也只遇见两次，而且年龄又整整相差 29 岁，泰戈尔曾有诗说过，“我的头发花白了，那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我永远跟村子里最年轻的人一样年轻，跟最年迈的人一样年迈。我跟每一个人都是同年的，如果我的头发真的花白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我们不妨把该书看作：这是一位时间之外的永恒诗人，在谈着一份永恒的恋情，是他携带着全部的人性，与人世人生人情恋爱的重要证词，于是，有限的人生，便走在了无限的道路上，



这是鲜活而真实的生命之路，它所凭借的，就是人间世的真爱。

故此，该书是神灵借着人世的肉躯，谈着世界的爱情，极纯粹，极畅美，具有了别处所无的罕见异彩与浪漫的光辉。

是为序！

闻 中

2018年10月

目录

前言 001

一 017

维多利亚·奥坎波在伟大的诗人泰戈尔生命的最后 17 年中，就如同遥远的缪斯女神。跟今天大多数爱恋红颜的男性艺术家一样，泰戈尔也需要超越普通友谊的女性，作为能够触发灵感的诱因。

二 021

泰戈尔是个非凡的人。他传奇的一生犹如一片苍莽浓密的热带雨林，无拘无束，恣意生长，无论以哪种标准，泰戈尔都成就非凡。

三 040

奥坎波是作家、编辑、出版者、文化赞助人和女权主义者，其家族历史与阿根廷的历史息息相关，无论是从父亲还是母亲那里，她听得最多的是阿根廷如何从西班牙的一块殖民地，变成一个独立的南美洲国家的故事。

四 070

1914年，第一次读到法语版《吉檀迦利》的维多利亚·奥坎波心绪难平、怆然泪下，这是她口中所说的与泰戈尔的“初次邂逅”，她在后来的《自传》里提到，《吉檀迦利》的出现让她的信仰焕然一新。

五 085

熟悉维多利亚·奥坎波的读者都知道，她对1924年时泰戈尔的俊美外貌有过生动描述。毫无疑问，她是泰戈尔的崇拜者。

六 096

至于奥坎波，她饱受内心的折磨。她曾为这个异国诗人的诗落泪，在诗句中，她感受到自己的深情。终于，她的偶像活生生出现在面前，像神灵的化身，一举一动都带着摄人的力量。



七 118

在泰戈尔和奥坎波之间，还有一个年轻的英国人，他是诗人信赖的秘书埃尔姆赫斯特，扮演了关键角色。对他来说，泰戈尔就像是一位父亲，两人结成一种牢不可破的亲情和友情，直到泰戈尔去世，延续一生。

八 139

没错，奥坎波熟悉泰戈尔的作品，但她并不了解他对筹建维斯瓦巴拉蒂大学的焦虑，也不知道多少印度政治局势。她没有去过印度，以后的一生奥坎波也从未踏上印度的土地。

九 171

泰戈尔天性优柔寡断，特别是他习惯沉醉于自己的想象世界，让奥坎波的神经更加紧绷，她一方面要款待客人，另一方面又要和他们保持距离。她绝望地想，诗人永远不会注意到她，接受她的景仰。

十 186

泰戈尔在桑伊斯德罗的生活细节，经奥坎波的笔端为读者熟知。他在清晨写作，去花园散步……每天下午，他通常坐在别墅前的一棵紫蕊苏木树下，与赶来的崇拜者们交谈，奥坎波有时也参加讨论，担任口译。

十一 203

对泰戈尔而言，埃尔姆赫斯特口中所说的阿根廷奇遇就像一个大杂烩，一开始平淡无奇，要到后来，才被注入别处没有的浪漫光辉。在响应奥坎波爱慕之情的同时，他还有其他事情要考虑。

十二 228

泰戈尔离开阿根廷的日期临近。12月28日这天写的《森林主人》一诗，像一段含蓄的劝诫，希望能抚慰女主人哀怨的心情。托森林中一棵树之口，他似乎想说，她的爱让他难以承受，就像暴风雨裹着冰雹，摧残林间一棵树上发出的新芽。

十三 235

泰戈尔的喜怒无常人尽皆知，奥坎波的脾气也好不到哪儿去。处在他们之间，埃尔姆赫斯特一定是一种极其痛苦的体验。在阿根廷，奥坎波宛如一位女王，但步入法国的沙龙时，她却变成了一个外人。

十四 258

奥坎波收到泰戈尔题献给她的诗集。没错，她一个字也读不懂，但她知道，这本书是献给她的，里面有很多首诗都和她相关。



在你
鲜花
盛开
的花
园

十五 275

泰戈尔从未接受过素描或油画的正规训练，但从童年时代起，他就对画画感兴趣。他经常将渴望的眼神投向绘画艺术的缪斯女神。奥坎波曾经打趣泰戈尔一边写诗一边涂鸦的习惯：“你得当心，你写诗写得越糟，越能从作画中找到快乐。”

十六 290

泰戈尔写给奥坎波的第一封信就表明他感受到她的爱意。长久以来，他一直希望能“配得上”这样的爱，这种爱能减少一个男人内心的孤独感，让他在穿越沙漠的途中，有“源源不断的泉水”解渴。

十七 316

泰戈尔有很多崇拜者，并非每个人都能像缪斯一样为他注入灵感。泰戈尔也许心里怀着微弱的希望，想让阿根廷的邂逅变成爱情旅途的起点，但他的梦想渐渐破灭。从他的信中，无疑能读出幻灭的沮丧。

十八 341

1930年泰戈尔与奥坎波在法国重逢，伺候他开始踏上未来十年的人生归途，这是一次漫长而令人动容的道别，足以告慰漫长而充实的人生。尘缘将尽，情丝已断。

十九 381

71 岁的奥坎波用西班牙语朗诵了英文版《吉檀迦利》中的第 43 首，在她眼中，这首诗是这段友谊的最好的概括。泰戈尔将心事讲给上帝，而奥坎波将这些话念给泰戈尔。

二十 401

由于两位主人公的特殊身份，泰戈尔和奥坎波的故事是文学史和文化史上意味深长的一章。泰戈尔和奥坎波的友谊不仅是两个不同民族和文化之间的个人友谊，也是男人和女人之间跨越巨大鸿沟的一种友谊。

附 409

泰戈尔——奥坎波通信集



前言

这本书脱胎于由位于圣地尼克坦的国际大学泰戈尔学院提议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南方》杂志方面合作的一个编辑项目。泰戈尔学院希望我编一本泰戈尔和奥坎波的通信集，附带详注和一篇简介。完成一系列研究工作之后，我突然发现，要把这些书信中蕴含的深意解释清楚，介绍的篇幅要比原来计划的长得多、详细得多。等我将手中的材料整理成型，所谓的“简介”居然变成一篇长文，分为 20 章。这些章节组成本书的第一部分，书信和电报为第二部分。阅读第一部分时，常需要参照第二部分的内容，其中包含我找到的 60 封信件。当我读完最后两封，也就是维多利亚·奥坎波致病中的诗人泰戈尔的那两封电报，我突然心有戚戚，觉得如此动人的爱情故事不应该就这样戛然而止。这个故事可以再往前延伸。于是，我斗胆为本书添了一个简短的尾声，收录了泰戈尔去世后，奥坎波与诗人的儿子罗悌德拉纳特·泰戈尔的几份往来信件。

除了现存于德文郡托特尼斯镇达丁顿庄园的埃尔姆赫斯特档案室里的奥坎波致泰戈尔的第一封信，其余奥坎波致泰戈尔（和他的儿子）的信件，都保存在泰戈尔学院档案室。泰戈尔（和他的儿子）寄给奥坎波的信件则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也就是说，我1985年在阿根廷时，这些信件就静静地躺在土库曼街667号的一间公寓里。不过，等这本书出版时，我也不能确定这些信藏于何处。几十年前由维多利亚·奥坎波创办的《南方》杂志以及其他文学团体，如今都遇上财务危机，举步维艰。我听说，《南方》杂志的两个编辑部即将面临资产清算的命运，只有《南方》杂志基金会得以保留。维多利亚·奥坎波的信件也许会出售给一所北美的大学。这么看来，本书中提到的泰戈尔写给奥坎波的信（和一些埃尔姆赫斯特写给奥坎波的信），很可能去了美国。

仔细考虑之后，我决定在提到孟加拉语和某些印度语姓名、词汇以及引用孟加拉语的片段时，不采用音译法，因为这种方式会用到复杂的变音符号，只有梵语学者才精通。音译法可以很好地用罗马字母还原梵文，其原因是梵文的发音和拼写很规则，但孟加拉语却不同，发音和拼写存在极大的差异。不会梵语的人，大多不熟悉音译法；除此之外，采用罗马字母的音译法经常弄巧成拙，某些姓名和词汇，拿孟加拉语念出来是一回事，拿罗马字母音译出来却是另外一回事，意义谬之千里。其实我个人很推崇音译法，文字转换时，在译入语中模拟原文的发音即可，我用孟加拉语处理源于其他语言的姓名、单词和短语时，就用的是这种方式。比如处理像“Rimbaud”这样的法国人的名字，我们会试



图用孟加拉语还原其发音，而非拼写。从孟加拉语音译至罗马字母书写的语言时，我也习惯保留发音。严格地说，尽管都采用罗马字母书写，语言不同，转译的方法也不同。英语的语境，不一定适合法语或西班牙的语境，上述三种语言都采用罗马字母的书写方式，但同样的词，意义说不定大相径庭。刚开始与孟加拉人打交道时，英国人习惯用自己的语言来还原孟加拉语单词和姓名的发音，这种方式看来并不奏效，多年之后，英国人摸索着一种更正式的、注重拼写的意译方式来还原带有印度特色的单词和姓名。毫无疑问，这种方式更严谨，但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仅仅适用于印度次大陆。我会将意译和音译结合起来，必要时，添加变音符号，以保留孟加拉语的音韵之感。当然，偶尔也会有例外，因为某些音译词由来已久、约定俗成，处理时稍微过了头，就难免有卖弄学问之嫌，或被人感觉迂腐。人嘛，该妥协时就要妥协。我本来想写“Shantiniketan”（“圣地尼克坦”），但印度人习惯写“Santiniketan”；我本来想写“Rabindra Bhavan”（“泰戈尔学院”），但“Rabindra Bhavana”这种写法更通行，所以我也采用。我一直避免使用变音符号，因为在印度次大陆，英语单词很少用这种符号。比如“Ravindranath”这个词，字母“i”上面从来都是一个小点，不是一条横线。在学术领域，比如研究梵语文学或古代印度哲学时，用音译法写出的梵文典籍，也很少用到变音符号，所以才有了我在书中引用的“*Ramayana*”（《罗摩衍那》）、“*Upanishads*”（《奥义书》）和“*Bhagavadgita*”（《薄伽梵歌》）。在印度的语境中，变音符号仅用于少数场合，比如注意某个单词的

特定发音，引用的段落等。本书中多次出现的“th”字母组合（如“Thakur、Chithipatra”），孟加拉语字母“r”（我用字母“d”标注）。还有，孟加拉语不存在字母大写的情况，在音译孟加拉语写成的标题时，我只采用了首字母大写（如“Sonar tari”或“Shesh lekha”）。

变音符号在法语、西班牙语等语种中仍然保留，但地名几乎都采用英语写法（比如“Peru”“秘鲁”或“Rio de la Plata”“普拉塔的里约”），如果原作者或出版者未添加变音符号，我在引用时也保留原始拼法。

涉及孟加拉语书籍和刊物时，不可避免会用到孟加拉纪年历法。考虑到印度以外的读者，我要说的是，如果某个日期看上去错得离谱——比如相差好几百年——指的肯定是孟加拉纪年，而非公历。

除非事先声明，所有的孟加拉语、西班牙语或法语引文均由我转译为英文。

感谢 1982 年就任泰戈尔学院院长的希那拉扬·雷，是他的信任让我担当起撰写本书的重任，还有国际大学的副校长阿姆兰·达塔，最先提出建议。国际大学给我的访问学者奖学金，以及位于伦敦的英联邦基金会提供的旅费，让我 1983 年来到泰戈尔学院，度过两个月的美好时光。在泰戈尔学院，乌玛·达斯古普塔作为校方官员，对我关怀备至。图书馆馆长萨纳特·巴格奇和他的同事，图书管理员苏普利亚·雷和她的同事，在我需要帮助时施以援手。德薇普拉萨那·查特吉带着我游览校园中泰戈尔的家

